

Research on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for the Course of *Choreography Techniques* under the Awarenes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iwei Sun

Xinjiang Art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0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art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cognition and unity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ased on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the course *Choreography Techniques*, propos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explore how to integrat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choreography teaching. The reform of course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proposes a teaching path that combines diverse element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choreography techniques, cultivates students'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unity, and enhances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course.

Keywords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choreography techniques; innovation in teaching methods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编舞技法》课程教学方法创新研究

孙慰慰

新疆艺术学院, 中国·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

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 艺术教育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和团结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结合《编舞技法》课程的教学现状, 提出创新的教学方法, 探索怎样在编舞教学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及评价机制的改革, 提出将多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与编舞技法相结合的教学路径, 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团结意识, 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编舞技法; 教学方法创新

1 引言

作为重要的社会文化构成部分, 教育在培养青年一代的民族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在教育领域中, 艺术教育尤其具有独特的优势。其舞蹈能够通过肢体形象化的表达和情感体验激发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 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渗透爱国主义精神, 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基金项目】2024年自治区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的新疆舞蹈创作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XJEDU2024P058)。

【作者简介】孙慰慰(1989-), 女, 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人, 本科, 副教授, 从事舞蹈编导、中国民族民间舞研究。

《编舞技法》课程作为舞蹈编导专业教学的主干课程, 承担着传授舞蹈技术的任务, 更应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提升学生的文化认知和民族团结意识。现有的《编舞技法》课程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 更注重舞蹈技能的训练, 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培养。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地融入《编舞技法》的教学中, 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对教学内容的优化与教学方法的创新, 探索怎样在该课程中深化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 培养其对民族团结的情感, 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1]。

2 《编舞技法》课程的教学现状分析

2.1 课程设置概述

《编舞技法》课程作为舞蹈编导专业的主干课程, 培养学生的编舞创作能力和舞蹈表达技巧。课程内容涵盖了编舞理论、动作设计、空间运用、音乐与舞蹈的协调等多个方

面,帮助学生掌握编创舞蹈的基本技法,创作实践提升其艺术表达力与创造力。教学方式上,采用讲授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教师讲解示范、分组编创舞段及独立编创作品等环节,逐步培养学生的舞蹈创作思维。当前的《编舞技法》课程在实际教学中,更偏重于技术训练和形式的变换,忽略了文化背景的融入与多元表达的拓展,导致学生在编舞过程中缺乏对作品内涵和文化深度的思考。

2.2 教学中的问题与挑战

课程的教学重心大多集中在技术层面,注重构建舞蹈动作的美感与流畅性,但对于动作背后的文化意蕴和思想表达缺乏深入探讨。这导致学生在创作时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编排出的作品虽然技巧娴熟,但缺乏情感共鸣与文化内涵。教学方法较为单一,主要依赖教师的课堂讲授与个别的作品创作练习,缺少对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性引导与融入。课程评价标准过于技术化,更多关注学生对动作技巧的掌握程度,而忽视了他们在文化理解和艺术创新方面的表现。

2.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求

舞蹈作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形式,能够通过动作传递情感和思想。在《编舞技法》课程中,融入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元素,将不同民族的舞蹈风格与文化内涵进行有机结合,能够提升学生对舞蹈作品的理解与创作水平,还能帮助他们树立对民族团结的深刻认知。在课程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探索,引导学生在编舞创作中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既是艺术教育的责任,也是铸牢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

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

3.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

强调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命运和紧密联系。对国家认同的高度自觉,也是对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包容。在这一意识的指导下,要求学生树立“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价值观,认识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紧密相连,必须相互依存、共同进步。这种意识不光是一种情感上的归属感,更是一种主动的责任感,要求个体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2]。

3.2 编舞技法课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

舞蹈动作的设计与呈现,编舞者能够将个人的思想情感、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传递给观众。各民族的舞蹈风格展现了其独特的身体语言,更承载着该民族的历史、信仰、习俗等文化精髓。在编舞技法的教学过程中,融入不同民族的舞蹈元素,学生通过对舞蹈动作背后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例如,蒙古族舞蹈元素中的开阔豪迈,藏族舞蹈元素中的虔诚神圣,能够让学生感受到这些文化的独特魅力及其在增强中华民族团结中的作

用^[3]。编舞技法课程不光是教授学生如何设计舞蹈动作,还应当让学生在创作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体现出不同民族的精神气质,有助于舞蹈艺术本身的丰富性,也能够强化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3 相关教育理论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指出,教育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对文化认同的塑造。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教育应当尊重和包容不同民族的文化,教育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利用舞蹈教育,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融入教学之中,帮助学生构建对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尊重,促进民族团结。建构主义理论则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在编舞技法的学习中,学生要掌握动作技巧,还要在实践中理解舞蹈背后的文化内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艺术表达出来,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

4 《编舞技法》课程教学方法创新路径

4.1 多元文化融入编舞技法教学

在《编舞技法》课程中融入多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丰富学生的艺术表达方式,更能够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多样性和团结性的认同。学生在动作设计和表达中感受到不同文化的独特魅力,培养对多元文化的认同感。例如,在动作开发时,教师引入蒙古族、藏族等舞蹈的典型动作和风格,如蒙古舞的开阔豪迈硬肩硬腕、藏舞的连绵不断的屈伸步伐等,将这些动作元素融入到课堂创作中,让学生在身体的律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让学生能够学会尊重、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强化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

4.2 案例分析

在命题编舞时,教师要求学生以“民族团结”为主题进行创作。学生们分成小组,每组选择一个少数民族的舞蹈元素,如维吾尔族舞蹈的旋转、哈萨克舞蹈的手腕、塔吉克族舞蹈的脚步变化,结合现代元素进行编排。在编舞过程中,学生们要学习、分析各民族舞蹈的核心动律,还要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情感表达。小组讨论与实践,学生们逐渐体会到,舞蹈动作的组合,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文化的传递。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动作设计将“团结”和“和谐”的理念融入其中,最终形成了一段包含多个民族元素、但整体风格和谐统一的作品^[4]。

4.3 项目式教学与合作学习

项目化的编舞创作任务,学生们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更好地体验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项目式教学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和团队合作能力,教师设计一个长周期的编舞项目,要求学生从主题选择、动作编排到舞台呈现,全程参与并与组员密切协作。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锻炼了编创实践能力,更通过合作深化了对共同体意识的体验。例如,设

计一个“生命的河”的项目，要求学生以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为素材，体现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命运和紧密联系，树立“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价值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们需要通过查阅资料、采风调研、分组讨论等方式，深入了解各民族的文化特点，结合自身的创作意图将这些文化元素体现在舞蹈作品中。

4.4 技术与文化的结合

在传统的舞蹈教学中，技术通常是动作的精确性和美感的体现，而文化则更多地体现在情感表达和内涵深度上。在新时代的艺术教学中，只掌握舞蹈技术是不够的，学生需要通过技术去表现文化内涵。在编舞技法教学中，教师应将技术与文化紧密结合，让学生在掌握动作技巧的同时，也能领悟到这些技巧所传递的文化精神。例如，在少数民族舞蹈编创时，教师不仅要强调动作规范性和风格性，还要讲解这些动作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及其象征意义。这样的教学，学生能够在技术学习中感受到文化的厚重，提升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教师鼓励学生将现代舞蹈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跨文化的舞蹈创作。例如，将现代舞中的空间维度运用与少数民族舞蹈中的传统舞姿结合，既能够展现舞蹈的技术美感，也能够动作中表达出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样的创新教学方式，能够提升学生在舞蹈创作中的文化敏感性和创造力。学生学会怎样设计和表达舞蹈动作，更深刻体会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交融，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5 课程评价与反馈机制的创新

5.1 多维度评价体系

要全面衡量学生在编舞技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方面的进步，要构建多维度的评价体系。不同于传统教学中的单一评分标准，编舞技法课程的评价应结合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更好地反映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进步与最终成果。过程性评价重在学生的学习态度、创作过程中的思维发展、以及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探索与理解。对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创作实践作业和小组合作等环节的观察，教师逐步了解学生对编舞技法的掌握程度，考察他们在动作背后融入文化内涵的能力。

作品的完整性、创意性和文化表达的深度，衡量学生在技术与文化结合上的成果。例如，学生是否能够运用所学的编舞技法设计出既符合技术要求又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作品，是否在动作与空间的表达中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5]。这样通过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评价体系，更全面地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避免单一的技术评分模式，保障教学目标的全面达成。

5.2 反馈机制

传统教学中，反馈只局限于教师对学生作品的评价，而在《编舞技法》课程中，鼓励师生之间的互动讨论，更及时地发现学生在创作中的问题并加以改进。在课堂上，教师在学生创作过程中提供实时的指导与建议，帮助他们理解技术动作与文化内涵的结合。同时鼓励学生互相观摩彼此的作品，给予具体的建议，不同的创作思路和风格相互启发，学生能够从他人的创作中获取灵感，从评判他人作品的优缺点中反思自己的不足。这种互评机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学生之间的讨论和分享还能够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帮助他们从多样化的角度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与表达。

5.3 学生创作成果展示

将学生的作品在公开的舞台上展示，检验他们对编舞技法的掌握，对现场观众的反应评估作品的文化传达效果。演出过程是学生的学习成果展示，更是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团结精神的表达。这样的展示活动，学生能够更深入地体会到编舞创作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责任感，实际的表演体验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

学生的作品经常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观众通过观看这些作品，能够感受到舞蹈的艺术美感，还能够领略到其中蕴含的文化深度与民族团结精神。展示活动也能够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肢体表达能力，让他们在真实的舞台上充分发挥所学，是技术的展现，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表达。

6 结论

学生将不同民族的舞蹈元素融入编舞创作，能够在创作过程中培养对多元文化的认同感，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创新的教学路径，如合作学习、师生互动、以及生生互评，提升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文化表达能力，让他们在编舞中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术表现，而是能够依据动作传达更深层次的文化与情感。

参考文献

- [1] 郑精广.从编舞技术到内容转化的实践过程[J].艺术品鉴,2023(15):89-92.
- [2] 严嘉,乐天.新时期下编舞技法在舞蹈编导教学中的具体运用[J].戏剧之家,2022(19):139-141.
- [3] 施芳国.编舞技法在舞蹈编导中的运用探讨[J].明日风尚,2021(7):31-32.
- [4] 吕慧敏.舞蹈表演型人才培养的课程结构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8.
- [5] 戴粒粒.编舞技法在舞蹈创作和教学中的利与弊[J].艺术评鉴,2016(1):126-127.